

雪小禅
作品

繁花不惊 银碗盛雪



雪小禅

完美珍藏
全彩图文·清丽装帧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木心《从前慢》

慢下来，把日子过成诗
温柔生活一诗意栖居一时光静美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繁花不惊 银碗盛雪

雪小禅

一个女子，只有经过时光的淬
炼，才会有醇厚的味道。她去掉
那些个天真、繁芜、阴凉、世
故，或许带一些淡淡的邪恶，但
会显出更倾颓的味道，少女的美
是一派天真，有气息有味道的女
人，让人如临深渊，如陈年普洱
和千年老树，光阴赠给她的，除
了凛冽的寒凉，更多的是这种叫
作气场的东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花不惊,银碗盛雪 / 雪小禅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21-4

I. ①繁… II. ①雪…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1535号



作 者 雪小禅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21-4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莲安

春风来似未曾来

你心里要有一朵莲花。

微微一阵。

转而嫣然。

那朵莲花，要经了风雨，要经了伤害。

然后，依然带着跋涉的清凉。

或者说，

带着那种低温却从容的温暖，

和出了淤泥却仍然不染的素贞。

它必须还有，突然绽放的可能。

哪怕再黑，

哪怕再暗，

哪怕再冷。

壹

叁

雪语。素心花对素心人

- 开到荼靡花事了 070
每个人心里一头野兽 074
风中的鸟巢 076
高不可攀的寂寞 079
坚守 082
异数 086
鲜衣怒马少年时 089
岁月忽已晚 091
行走在美丽人间 093
写作者 095

肆

花事。一一风荷举

- 烟花那么凉 100
打铁铺子 104
小奴家 106
莲花光阴 109
倾吐 114
往事 115
暗 117
栖息 119
清喜 120
不安 123
留白 126
精神强度 128

目录



壹

莲安。春风来似未曾来



- 我心素已闲 002
赏心只有三两枝 005
别无居处 008
小半生 012
静笃 015
喜悦如莲 019
一直到厌倦 022
一个人的山河岁月 025
喜气安稳 028

贰

清风。艳不求名陌上花



- 野生的女子 034
与自己邂逅 036
浅喜深爱 040
缱绻 043
风烟俱净 048
优雅地老去 051
风情 054
锦上花 057
清决 059
不是我，是风 061
请用爱情考验我 065

桑

忆灵。十万春苑如梦里

印

植物 202

猫 204

蛇 209

那些野生的树 212

菖蒲 215

拣尽寒枝 218

清远深美 220

亲爱的远方 223

民间 228

须臾记 232



伍

雅歌。风动桂花香

采采卷耳 132

法桐呀，法桐呀 135

听雪 140

残荷 144

听墨 147

世有桃花 150

玫瑰不知道 154

四季 157

看花贴 162

陆

问情。海棠花里寻往昔

青花 168

琥珀 172

琉璃 174

玉 177

楷书 182

绸缎是微凉的 185

行书 188

瘦金体 191

窗外的京剧 194

生活帖 197

壹

莲安
春风来似未曾来



银碗盛雪。
繁花不惊。

我心素已闲

喜欢安静，不与人语。

安静的时候，听一些古筝，听朋友读我的随笔《樱花呀樱花》。

听着听着，会睡着了。

越来越喜欢安静的东西了。清幽，散发出浓烈的清幽。莲的气息。或者，薄荷的味道。

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有僧人愿意庵中吃苦茶，而我愿意在深蓝色的百叶窗下发呆。看着窗叶间透过的光，点点照在我的身上。衣服上，我穿了格子的丝绸衣服，那光与影在上面散发出私密的欢喜。

整个下午是清淡的。

煮了一壶茶。乌龙茶，淡淡的绿。这人间的烟火，这小城的春夏秋冬，织起了人生的繁花似锦，常常会让我觉得莫名的满足。

残雨斜日照，夕岚飞鸟还。常常想起少年时，总是喜欢一个人穿行在霸州一中的合欢树下，看着落英缤纷的花儿落满一地。那时就有少年的惆怅。

喜欢一个人在雨中发呆。静静地想一些事，写一些诗，后来那些本子大多散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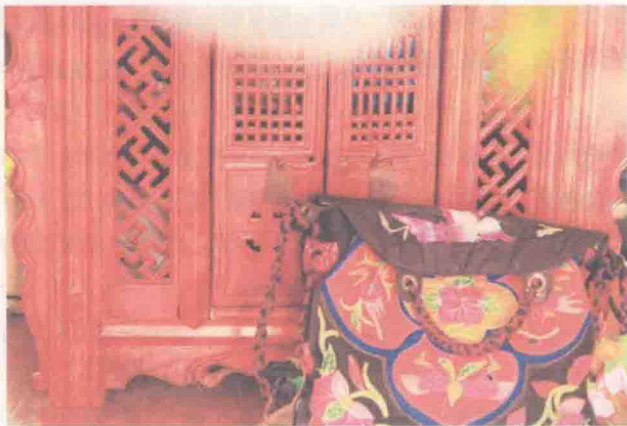
了，但到底留下来了几个。有一天偶然发现一个本子，那时抄的工整的诗，还有一些名人说的话，还有歌词。有一首歌叫《春天吻上我的脸》。我翻看着，内心十分潮湿涌动。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是独自孤高的少年，不喜欢与人打交道。这种性格，延续到了现在，改变不大。

故人今尚尔，叹息此颓颜。

已经有了颓颜。记得少年时有一年冬天，和朋友在一中的操场走了几乎一夜，不怕冷。说着一些梦想，后来她客死他乡。有一天梦到她，她站在我的床前，还是少年时的模样，而我是现在的样子。她说认不出我了，问我的长头发哪里去了。

醒了后特别怅然。空山寂寥的深处，开出了许多瑰丽的花朵。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些秘密或不如意，连自己也说不出口的。我永远记得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个冬夜，她说，让我们好吧。

无声而漫长的时光，可以苒苒而过很多野草闲花。头上的灯光越来越少，我情愿在暗处。就像买的一些小干花。绝不华丽，绝不饱满。它们安静而寂寞，小小的，不与人争。但是，骨感而铮铮。插在陶里，好像我，也许，就是我。



安静下来了。

收拾了小半生的行囊，放在这最安静的角落。我心素已闲。春梦寂寞，往事般般应。世间的情分，是无可把握的。生死的恋情，易逝的风，凋落的莲，风中被摧残的牡丹，如此这一般，都颓去了。于是有了素素的闲心一颗，就这样安静着，寂寥着。

穿着《锁麟囊》薛湘灵的绣花鞋，悄悄走过阳光照过的地方。暗花的窗帘飘过很多的日影……我在穿过，穿过少年的时光，又穿过这倾城丽日。

昨天搬东西，不小心碎了一件，最珍贵又最不值钱的一件。很多年前上大学时买的一件石膏作品，一个少女忧郁的头像。在当年石家庄的中山路上，四块钱买来的。曾经悬挂于我的床头很多年。后来搬家，一直带着它，每次搬都小心翼翼。跟着我身边的，它最久了。很多个夜晚，都是它陪着。那景象，像最贴心的恋人，就这样陪着你。在无数皎洁的夜里，曾经与我相对，见证我的泪水。而昨天，它碎掉了。

我有心惊，但只是片刻的惊怯，马上心安。它一定到了碎的时候，怅然吟式微。于是照样拿了水杯，一盆盆去给花儿浇水，在百叶窗前发一下呆。它给我的情意，已经到此。不能再陪我了，是缘分到了。像那些过分放肆的青春，其实已经作别了我。

再丰硕再肥大的记忆，都变得寒瘦了，我只记得今天的好。只记得，要炖一锅排骨，煮一锅浓汤，焖一点硬一些有嚼头的米饭。这是时光赠给我的人间烟火，我低下头去，擦桌上的尘。

我的心里充满了欢喜意，而一朵朵清丽的小花，在我的心里，绽放成它们自己的样子，清淡，自足，悠长。这素心已闲，自有别样一种端庄娴丽，万转千回。而那些青苔一样的幽幽记忆，再见了，再见了。

赏心只有三两枝



我是个各色的女子。

女友用中药里的一味药形容过我——独活。对这个形容我十分认同，我不喜欢热闹，不喜欢一拥而上的东西，在现实中，也喜欢一个人发呆，静静坐着，听听戏、写写字，尽可能离热闹远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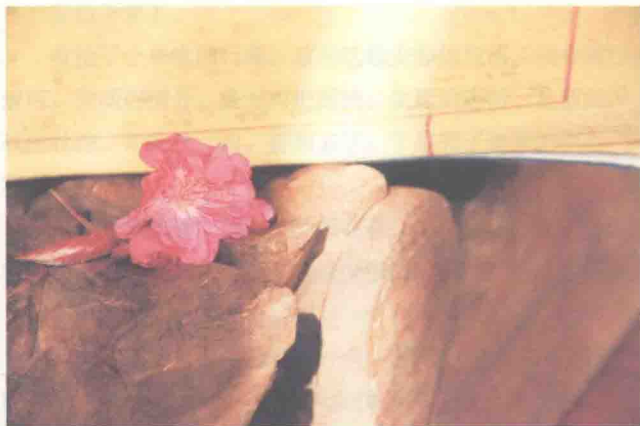
后来看亦舒的博客，她说，人缘太好的人不适合做知己，因为她对谁都这样热情，你根本分不清她的热情是真的，还是有作秀的成分。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把亦舒认成了知音。

前些天我生日，接到一条短信，知道我生日的人甚少，所以，每年的生日我只当没有。一个人来，一个人去，倒也自得。没有凡俗的生日蛋糕和鲜花，我仍然上班下班，仍然做“春风来似未曾来”状，买一份连载我小说的报纸，洗衣服做饭，与往日并无不同。

中午十二点，接到她的短信。

她，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曾一起爬上家乡古老的城墙，谈海子，谈三毛，



谈那万水千山走遍的旅行；曾经，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白洋淀；曾经，一起坐火车去南京，当年曾怀少年梦。

如今，我们天各一方，久不曾联络。她有家有业，我也忙乱得这样无闲心看儿童戏，只觉得没了一颗闲情逸致的心。

她的手机号，我亦不知了。

可是，我知道是她。

她说，莲，是我，生日快乐。

她又说，外面下雨了，在你生日这天，我在平房里整理你写给我的信，很大的一口袋，我读青春岁月里那些你给我的信，心似乎飞到了少年时。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我再活多少年，不论我再认识多少朋友，但我深信再也找不到另一个你了……

此时，我一个人吃着一盒方便面，看着程砚秋先生的《荒山泪》，当读完这条短信时，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我知道是她，虽然我们有几年不再联系了，她一直在我心里，这样懂我，这样的懂我。她知道我的寂寞，我的孤单，知道我的薄凉。

我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不善交往，不会和人打交道，沉默的性格让我得罪很多人，清高凛冽的个性又让我难以和很多人打交道。我朋友极

少，少到只有三两个。可我知道，我是这样一个女子，爱我的，爱到为我两肋插刀都可以，甚至可以放弃生命；不爱的，只当我不存在。我不合群，不会随大流，我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大多数时候，我不领情。

即使我欣赏的人，也只有三两枝。

女人我欣赏的更少，张爱玲是唯一了吧，她不热闹，一个人躲在美国的公寓里，四壁皆空，热闹是你们的，与我无关，我死了，骨灰撒向旷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样的清凉，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

所以，我的朋友仍旧少，少到只有三两个。

朋友不在多，在哭的时候，能找到一个肩膀就行了，朋友再多，如果当你绝望时，一个也没有，也等于没有。

那天，我回了短信，只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当年张爱玲回胡兰成的话，我这才明白这句话，不是爱情的关系，而是因为懂得，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认同，这才重要。

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能做到三两枝，已经很好，真正的妙处在于，三两个素心人，小桌围坐，大雪天，烹茶煮酒赏梅花，这样的人生，算得真味，而独活未尝不是一种更妙的意境。少了苟同的人生，那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情趣，和孤独实在是不挨边的。

所以，这个冬天来临时，我买了新的普洱，准备自吹炉火夜煎茶了。如果有三两知己围炉来，我没准人来疯了，唱段程派戏助兴也未可知，呵呵。

别无居处



我看到这句话时着实欣喜了一下。

“把狂欢和爱情放在文字里是明智的，因为它们别无居处。”这句话出现在福克纳的小说中。

我们心里有野兽，我们有不可遏制的疯长的草和心魔。我们在暮春的黄昏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远远地走来，长衫飘然，书卷气如此之浓，可是，已经是暮春了呀。

在早春我们错过了，我们的爱情别无居处了。

只能在文字里让它狂欢，让这死一次爱一次，爱一次，再死一次。在文字里，一切都可以在劫难逃，一切都可以重整河山，可是，现实中，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只能过着烟火一般踏实稳妥的生活。

作家余华说过：“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是绚烂。”这句话我十分认同。我见到过生活中的一些作家，老实，羞涩，甚至木讷，接近于迂腐，但他们的文字，张狂凌厉，似锋利小刀，处处露出锋芒。也许所有情绪别无居处，只能寄居在文字里？

文字是他们小小的外衣，穿上可以是皇帝，在自己的国里，风雨凛凛，管它呢，

这是我的领土——可以尽情去爱，亦可以尽情去恨。爱与恨，原来都可以这样肃肃杀杀，这样浩荡。

常常有读者问我，在生活中你是怎样的？

我奇异于这样的问题。

生活中还有比我更平常的女子吗？我早晨上班，急匆匆赶到单位，处理工作事情，中午再急匆匆回家做饭，偶尔有闲情就放上一段戏，一边听戏一边做饭。悠闲的黄昏可以慢慢走，路过菜市场买些新鲜蔬菜，看到打折商品也挤上前问几折。晚来天欲雪时，约几个好友喝些小酒，周日洗衣拖地浇花，我做的无非是这些。偶尔月色清疏时会惆怅一阵，但很快就会过去。

他们再问，你的写作灵感来自哪里？

他们大概希望听到来自于生活。

不，不是的。

它们来自于我庞大的内心。那些饱满的激情居无定所，那么丰盈，却无处可去。我把它们安排在文字的王国里，任由它们哭或者笑，生或者死。真真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在这个花园中，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满城繁华，全是我手下的将领，而玉壶流转，笙歌处处。我安排得它们恰如其分，得心应手。——虽然现实生活中我往往语无伦次，甚至是结巴，词不达意的时候那么多。

它们别无居处。

只能与文字同居。

不是相安无事，而是干戈四起，我常常在文字中把自己弄得四面楚歌。我喜欢四面楚歌，喜欢在某种特定情绪里保持神经质，朝着不安走，朝着颓败走。一个个戏子上场了，爱得没了天理，恨得三生梦断。于我而言，并无伤害。我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想让谁生谁就生，如果恨他，一定让他死。

你看，这是多么有趣味的事情。

有时候我感谢上苍让我与文字邂逅。是在早春的清晨吧，我看到对面走来了这